

高天流云◎著

肆

如果这是宋史

仁宗盛世卷〔下〕

仁宗虽百事不会 却会做官家（皇帝）
看仁宗如何领导史上最牛团队开创威世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如果这是史

肆

仁宗盛世卷【下】

从狸猫换太子到包青天系列，宋仁宗好像就是个被庞太师左右的“草包”皇帝，出镜率少得可怜。其实，仁宗是个好皇帝，庞太师也远非传说中的那么坏。别的皇帝为人才太少而苦恼，仁宗烦的却是手下能臣太多。且不说文学史上的晏殊、三苏、宋祁等人，光是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、包拯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王安石这些人就够仁宗头疼的。人人都是腕儿，谁也不买谁的帐，斗得个你死我活。君子们不仅爱内斗，还经常上演官场版“斗地主”，动不动就作死谏状威胁皇帝。身为他们大BOSS的仁宗该如何摆平他们？又将怎样建设和谐朝廷？

另外，朝内朝外也不太平。周边辽、夏等少数民族民风彪悍，时不时就用铁蹄骚扰一下南边的礼仪之邦。朝内的“恐怖分子”三番五次暴动，南蛮叛乱、交趾之乱接踵而至。不得不惊叹，当个皇帝也不易！可人家宋仁宗就是这么厉害，不仅摆平了内忧外患，而且领导诸名臣开创了一个盛世。

有人说：“仁宗虽百事不会，却会做官家（皇帝）。”相较秦皇汉武，仁宗和北宋一样被误读的太多。

建议上架：历史|通俗读物

ISBN 978-7-5452-0511-4



9 787545 205114 >

定价：28.00 元

高天流云〇著

肆

如果这是南宋

仁宗盛世卷「下」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 4/ 高天流云著. —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452-0511-4

I. 如… II. 高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宋代—通俗读物
IV. K244. 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6920 号

责任编辑 毛小曼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书 名 如果这是宋史 4

著 者 高天流云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511-4/J.307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:010-84242008-8012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第一章	1042 年的北风 /1
第二章	西线铁幕 /35
第三章	葛衙内的游戏 /45
第四章	最后一根稻草 /63
第五章	爬满虱子的锦袍 /77
第六章	君子在此诸神退位 /89
第七章	庆历守望者 /115
第八章	独立贺兰山 /122

如果这是宋史

目录

- 
- 第 九 章 仁宗的面纱 /131
- 第 十 章 生得奸诈死成笑话 /149
- 第十一章 花灯节之夜 /156
- 第十二章 正版包青天 /163
- 第十三章 鬼面昆仑关 /176
- 第十四章 梁适升官记 /195
- 第十五章 掀开名世的袍襟 /205
- 第十六章 妙不可言的灾难 /215
- 第十七章 狄青之死 /228

第 十 八 章 百年经营铸高文 /238

第 十 九 章 千年显赫大梁城 /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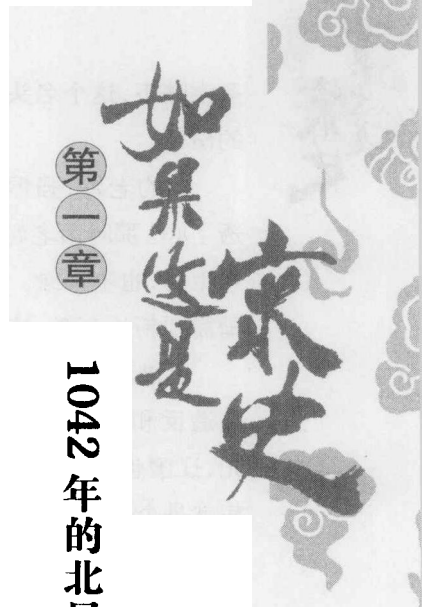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二 十 章 45 年无太子 /256

第二十一章 不识贱人真面目 /265

第二十二章 唯此一仁宗 /277

如果这是宋史

目录



现代市场上有句名言，“世间的钱只有那么多，你多得了，别人就会少得，从无例外。所以商场即战场，必须要抢！”

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样的，只有那么多，你快乐，必然会有人不快乐。除非，大家都是无欲无求的第欧根尼，有个狗窝就觉得上了天堂。不然，你的欢乐总得有些理由吧，那个理由，就一定建筑在别人的不快乐上。

从无例外，小到今天买土豆时讲下来两毛钱，大到耶律宗真和赵祯讲价钱。

公元 1042 年，是宋庆历二年，辽重熙十一年。这时耶律宗真 26 岁，已经当了 11 年的辽国皇帝。最近他有点烦恼，日子太顺了，幸福得让人无聊！

他坐在契丹皇位上向四面八方张望，先看自己人。从他老爸望到老妈，从兄弟看到儿子，边看边想，觉得谁都挺好，但谁都让他提不起兴致，似乎生活还少了点什么。

老爸死了很久了，显赫人物的死亡就像老酒，时间越长，名头越芬芳。



圣宗陛下,这个名头在辽国百余年间独此一份,必将万古流芳,他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
他的老妈,强悍凶狠的萧褥斤女士,不说也罢,早在8年前,就让他凉透了心。那时萧老妈突然间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,情敌养大的孩子,就算是亲生的,也不投缘。她秘密召集娘家人,要用小儿子耶律重元替换宗真,辽国需要新的刺激,搞个政变还是很有趣的嘛。

可惜小儿子的心理有问题,从重元后来的表现来看,这个契丹娃总是在造反和不造反之间纠结,闹得国家不安,他自己更不安,直到全家死光光,辽国也元气大伤。其实他现在就顺理成章地当皇帝多好?但精神上的毛病就是个绝症。

他悄悄地跑去告诉大哥,老妈要干掉你了,怎么办要快想。

大哥当机立断,先下手为强,把一大堆的舅舅都抓了起来,收回老妈的太后印玺,再给她搬家,到老爸的坟前去反省。直到3年之后,宗真有一天突然悲从中来,思念自己的妈妈,亲自驾车赶向庆州皇陵,把妈妈接回皇宫。

但怨恨不解,萧褥斤厌烦了谁,终身都绝没有宽恕。无论宗真怎样孝顺,也没法挽回。于是这时他只能自嘲地一笑,看来母子之间,也得从娃娃抓起,沟通要及早啊。

目光转移,再看向弟弟。耶律重元现在是皇太弟,所谓“仁兄贤弟”,弟弟当年如此贤良,哥哥怎会不仁德?皇太弟的名号已经是辽国的正规皇储,并且兼任北院枢密使,是南京(今北京)留守,名副其实的辽国第二号人物。

位高权重,彼此安生,那就继续安生下去吧。

下一位是他的太子,13年后的下一任辽国皇帝出场。说到名字真是如雷贯耳,现代华人无人不晓,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萧峰的结义大哥耶律洪基。这时耶律宗真应该露出了由衷的微笑,很得意,这个儿子太理想了。

首先这是个心灵美的标准契丹青年,佛教是他的心灵主宰,有荐于伟大的圣宗皇帝小名都叫做文殊奴,可以了解,父子之间、祖孙之间有着怎样的共同宗教语言。历史可以证明,洪基把宗教变成了怎样的事业去做。他和

宋朝未来的赵佶皇帝一南一北，一个叫“道君教主皇帝”，一个庙号是“道宗”，互相呼应，真的让各自的国家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。

一个信道，一个信佛，宋、辽就在他们两人手中亡国！

这都是未来的事。信神终得救，这时耶律宗真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深信，这么好的宗教，一定会让他国泰民安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，敢说亡国，小心乱讲遭雷劈。身边的人都看到了，他的目光变得深邃而辽远。契丹王廷御座之下的各位王公贵臣们静候良久，才听到年轻的皇帝非常深沉地问。

“我姐夫那边还好吗？”

忘说了，李元昊的正妻就是辽国的公主，是耶律宗真的姐姐。为了两国的传统裙带关系，已经嫁过去好多年了，只是半点夫妻感情都没有。估计辽国的公主很自尊，李元昊又是个暴烈型的宅男，互相从来就没好脸。从历史资料来看，这时公主 MM 已经死了，但辽国还不知道消息。

这时耶律宗真听到的回答是，也好，也不好，但无论怎样，对我们都很好。

说好，是李元昊还活着。不好，是他胖头肿脸地往回跑，被张亢踢黑了脸。无论怎样辽国都好，这更简单。坐拥东亚最强军事实力，辽国坐山观虎斗，两边打得越狠，对它越有利。

一些利益简直是不招自来，比如西夏国和李元昊最短的那条船板——钱。没有了宋朝每年的恩赏，再断了宋、夏之间的榷场，李元昊的国家里仍然只出产青盐和马匹，他想要钱打仗，就只有一条路好走。

把牛、马、羊、骆驼等土特产卖给契丹人，但非常可惜，卖不上价。这些东西辽国人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稀罕，你爱卖不卖，简直是坐地要价，地下室还钱。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，李元昊拼了命去打架，实际上都是替耶律宗真创收。

这日子是多么的美啊。

完全可以更美，耶律宗真问过了姐夫的近况，开始向群臣微笑，顿时契丹王廷上金光闪烁，每个人都看到了大笔的现金、布匹、绸缎，或者黑黝黝



的土地。要问美丽的生活哪里来，大家向南看。

坐山观虎斗只是预备动作，要是没有下一步的趁火打劫，就是个只会看热闹的呆汉。这时宋、夏战争已经打了快3年，早了宋朝没疼，根本不怕；再晚些就要打出结果了，时机一去不复返。耶律宗真紧急指示，大家想个办法，立即行动，要俺的皇兄吐出钱来，还要他心甘情愿。

因为我们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。

这时辽国人的智慧开始显露，以前和以后的历史都证明过，游牧民族一点都不傻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，和汉人们一样聪明。他们把史书往回倒翻，很快找到了打劫的理论依据，在这一年的年关正月，给宋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。

信是这样开头的，“弟大契丹国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，”很客气，内容嘛，是一本血泪控诉回忆录。

从五代十一国的后晋时说起，汉人方面的皇帝，上至柴荣、赵匡胤，下至赵光义、赵恒，再到现任的赵祯，你们都是错的，从根错到梢，从里错到外，我们契丹这方面长期愤怒，忍无可忍，可也能忍，只要你们有改正错误的诚意。

事情从石敬瑭说起，当年的干儿子是诚心诚意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老爸耶律德光的。而爸爸也没白拿，亲自出兵办事，以至于最后累死，所以十六州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劳务费。

但是被汉人那个狂暴的，不讲道理的后周皇帝柴荣给抢跑了，一共有3关16县之多。你们宋朝的皇帝不说归还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尤其是你爷爷赵光义，不仅攻打我们的友好邻邦北汉，还突然越过国境袭击幽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理没有年限，别以为时间久了就是本死账，现在你们得回答。

还有赵恒，澶渊之盟占了大便宜，我的父亲好说话，你们就不自觉，瓦桥关以南还有10个县，我们日夜都在期盼，你们就不怕利息太多不好算？至于你，我的皇兄，你就更出格了。

远的不说，就说李元昊。他是我辽国的女婿，是我的家臣，就算犯了再大的罪，要杀要剐得我说了算。你连告诉一声都没有就大打出手，当我是主

人还是狗?!

综上所述,委曲加愤怒,亏吃得太大了,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,瓦桥关以南10县土地必须还给我。还了是好兄弟,不还……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
赤裸裸的威胁,说得振振有辞。这就是历史的妙处,年深日久,再加上人类都善于从多角度、多层面去分析问题的优秀传统,很多事就都说不清了。这封信在正月发出,宋朝正月里收到,大过年的开始全体做心脏体操。

个个都心跳过速。这事儿不必多计算,太宗陛下当年都没法承受党项和契丹的联手压力,被迫向辽国求和。何况这时党项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,西北动荡,再加上东北方开战,宋朝边防必将崩溃!之后就是开封以北所有土地的沦陷。

宋朝的军备最强的只有一面一点,即边防线上的全面防御圈,和开封城里庞大的禁军集团。在这两者之间全都是真空地带,平时的驻军可以参看鄜延路上的延州城,只有几百或者过千的士兵,根本形同虚设。再想一下澶渊之盟后到现在39年的时光里,北方战线上从设备到人员都处于休闲状态,这仗根本就用不着打。

死定了。

问题出现,辽国人的要挟接受吗?给土地还是要战争?或者再想深一层,本着死到临头也要睁大眼睛的勇敢精神,来仔细分析一下,辽国人有几分胆量是真要开战,只要不得到土地?

讨价还价,还有没有可能?

在这样想时,每个有理智的宋朝人都会隐约地感到到另一种可能。契丹人会不会真的和自己的女婿李元昊联手,要覆灭大宋……

面对危险,大到一个国家,小到某一个人的成色都显露了出来,只有这个时刻,才能百分之百地看清楚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。

说危险,危险面前最早崩溃的先是一群最聪明的人。这些人是宋朝当时的“精英”。唯其聪明,所以奸诈,因为奸诈,所以得势。他们就是宋朝的宰执集团,具体到个人,就是吕夷简、晏殊。

说他们崩溃和“聪明”,都是有证据的,就是他们对契丹勒索行为的应



对方式。宰执集团乖乖地就范了，他们选择接招。第一步，先选出来宋朝的接伴使，要由这个人去迎接辽国使者。相应的，以后所有出使、谈判的工作，也要由这个人负责。

这个人是谁呢？想了又想，吕夷简为国为民选出了一位硬汉子。他私下里提醒赵祯，陛下，还记得当年您离婚时，哪位臣子对您最凶狠，最不留情面吗？

嗯，范仲淹？

不，富弼。

赵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当年富弼曾经写过奏折，把他说成了一个不敬父母、荒淫好色，还陷害忠良的劣等皇帝，有碍于当时的形势，才压下来不让它见天日。是啊，这个臣子很有特点，至少是很有胆量。好，就派他去和契丹人打铁吧。

就这样，吕夷简不计冤仇，又在危难时刻给国家推荐了一位忠贞贤臣。历代史书中提到这一点，都会和他以前推荐范仲淹上西北前线联系起来，说吕大宰相虽然平时拉帮结派、总揽朝纲、做事阴险、是个坏蛋，但在大事情、大方向还是很不错的嘛。

真的吗？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。试问吕大宰相可以一手遮天；那么他的势力有多大？帮手有多少？为什么在国家用人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政敌推上去，自己的人都跑哪儿去了？

把整个宋史翻一遍，吕夷简的人出场时，都是在内斗中神勇无比。这些人一句话就可以涵盖——阴险小人，只会给别人下绊子、射冷箭，在国家正事上面半点能力都没有，基本上全是草包。

部下、亲信都是草包，首领是什么？大草包，大奸臣，这就是吕夷简的本相。

任命频布之后，朝野一片哗然，其中最哗的是大才子欧阳修。欧阳修连夜写了一道奏折给皇帝，陛下，您还记得唐代的贤臣颜真卿是怎么死的吗？您有好臣子，可别当垃圾随便乱扔啊。

颜真卿，世人都知道“颜筋柳骨”，那是中国历代所有书法家中怎么排

都进前三的人。《祭侄文稿》仅稍逊于《兰亭序》排在行书天下第二，他更是大忠臣。唐德宗兴元元年，公元784年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，奸相卢杞借刀杀人，派颜真卿去劝谕。

那真是恶搞，那时安禄山叛变已经过去了30年，唐朝早就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，谁有兵，谁就是王。面对造反居然去“劝谕”，完全是找死。可颜真卿真的去了，理由只有一个，那是皇命。就这样，当时的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师、鲁郡公被李希烈勒死。

现在派富弼进契丹，是不是也想让他死在那儿？弱国无外交，这时宋朝在西北战场动不动就死上万人，东北方面更是千疮百孔的纸灯笼，让富弼拿什么讲价钱？以什么来做护身符？就算契丹杀了他，难道宋朝还真的能为他报仇吗？

这些都是问题，多现实，可奏折报上去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很经典，“不报”，被政事堂的宰相们给压下来了。这是吕夷简的招牌动作。富弼的任命生效，他走进皇宫向皇帝辞行。

“主忧臣辱，臣不敢爱其死。”

这是富弼在史书中留下的话，您的忧虑就是我的耻辱。一语成谶，耻辱真的迎面而来了。他正月末、二月初时到了边境雄州，一直等到三月中旬，辽国的使者才姗姗来迟。来的是萧英和刘六符，富弼和一位太监前去迎接，就见萧大使者大刀金马地坐着，没有半点站起来的意思。

这是个严重的侮辱。富弼的身份就算了，身边的太监非同小可，他是宋朝皇帝的代理人，和仁宗皇帝没区别。

富弼冷冷地看着，问萧英你搞什么。

这个契丹人不阴不阳地回答，我脚疼，站不起来。

立场鲜明。要说契丹人就是诚实可爱，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态度，就是不再把宋朝当回事。我是来勒索的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懂吗？

懂，富弼懂，在场的每一个宋朝人都懂。这是个常识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争斗，更没有永恒的和平。尤其是那些条约、盟书。誓言就是用来背叛的，这个道理每一个成年人都懂！



但是也有契丹人不懂的事。有些人看重的是金钱,尤其是权势,所以他们见着了钱和威胁就会腿软,比如契丹、党项,一个刀兵相见,一个乘人之危。宋朝人不同,也许从古到今的汉人们都不同,他们让其他的民族费解。

你们为什么那么多的啰嗦,什么叫做气节?哪儿来的那么多道理?谁强服谁,这个世界不是“狼性”才最优秀吗?

的确很费解,汉族人自己也搞不大懂这些问题,但几千年以来一直这样做着。这时的富弼冷冷地问:“以前我也做过使者去你们契丹,当时病着,可闻命即拜,绝不失礼。现在我们的中使(太监)在这里,你说有病,就这么坐着,这是什么礼节?”

说实话,这话问得实在很一般,不严厉也不刺激。富弼得守着外交礼节,总不能直接说出来你们契丹人难道没有腿脚好的,非得派你这个瘸子出来?后果妙不可言,连富弼都不敢相信,一下子就试出了契丹人的深浅。

萧英突然间站起来了,他可能真的是腿脚有问题,要两个下属扶着,才能给宋朝的中使跪倒磕头。呸,在场的宋朝人肯定集体暗骂了一声,见鬼的契丹人,这就软了?还以为你们得多凶呢,原来就这点颜色。

富弼的心里也有了底。宋朝的官方史书说,整个过程中,富弼一直认为,辽国在单方面破坏“澶渊之盟”的友好精神。由于很卑劣,所以实际操作中契丹人肯定会心虚、难堪,在宋朝一方,就要加倍地理直气壮,无所顾忌。

要做什么,讲什么,都要放开了来,千万别胆小,根本没必要。

真是这样,富弼的气节、民族自尊就要被放大一万倍才成。他根本不该当什么谈判使者,应该直接站到边境上把契丹人骂回去,卑鄙无耻的东西,滚回去告诉耶律宗真,派什么大使,宋朝只是把你当一坨屎,回去等死吧!

谈判首先是个技术活儿,得先琢磨出来对方的成色才行。现在富弼清楚了,开战基本不可能。之后他才变得既大胆又坦诚,在从边境到京城的十多天时间里,和两个辽国人紧密接触,随时随地地聊天,渐渐地辽国人也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打住,一般史书写到这里,就直接说两位辽国大使开始泄露国家机密,原因就在富弼的高超谈话技巧,好像光是一顿忽悠,就能把辽国人洗脑。实

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

路过澶州，这个当年宋、辽两国君主结盟的地方时，富弼突然问刘六符，这里是名城，此时此刻更有位名人驻扎在这里，和你们也蛮熟的，有兴趣去看看吗？

谁？两个辽国人问。

富弼的神色很骄傲，那是宋朝此时硕果仅存的一位先朝名将，真正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八面的人。

王德用。

他的名字早就成了传说的一部分。少年时千里奔袭，把李继迁赶出青、白池老巢；28年前澶渊大战，他和父亲王超指挥定州大阵，近15万精兵，截断了萧太后和辽圣宗的退路。种种威胁，终于让辽国签下了“澶渊之盟”。在宋朝，乃至在辽国和西夏方面，他和真宗朝末期、仁宗朝刘娥当政的十年间的名将曹玮一个等级。

两个辽国使者一听，立即来了兴趣，一定要去拜见。

走进澶州城，两个辽国人大吃一惊。他们这次来要挟的理由之一就是宋朝不守规矩，在边境线增兵、修堡、挖沟，可双方都心知肚明，增的是民兵，根本不构成威胁。这时澶州城里布满了正规军，大街小巷上警戒森严，完全是战时标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宋朝早有准备，根本就是在准备打仗？

带着满肚子的问号，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少年英雄。王德用这时须发皆白，已经整整62岁了。花甲老将威风不减当年，辽国的使者一见面就奉送了一顶高帽子。

“您的大名我们真是久仰了，今天相见，实在幸运。今年澶州这一带大丰收，都是您治理得好啊。”

王德用微微一笑，做过枢密使的人，宋朝的顶级高官，什么样的客套话没见过？他很轻松地就把话题引入正轨。

“我们的天子圣明仁德，所以才连年丰收。”

没滋味的套话，精彩的在下面，王德用把他们引进客厅，谈话中给他们



介绍了一些在座的名流。这些名字,就让萧英、刘六符聚精会神甚至警惕戒备地静听(竦听)。

原枢密使王德用现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,再过些日子就加封为定州兼三路都部署,总领北方军事;以前的三司使程琳,现在知大名府,兼北京留守司,再兼河北安抚使;前宰相陈执中知青州,兼青、淄、潍等州安抚使,这三个顶级人物之外,还有大批量的人员职务调动。方向只有一个,向北。

这些都清晰无误地显示出宋朝正在向东北方向集结力量,面对威胁,宋朝选择了强硬对抗。

这之后,才有的辽国使者对富弼的私下聊天。这两个人先是把辽国皇帝真正的目标说了出来。有两个,要么把土地交出来;要么,把宋朝的公主嫁过去。两者必得其一。

土地和公主,先不要说土地,宋朝立国以来的确丢失过,比如西夏方面的灵州。但是公主,宋朝不是唐朝,更不是汉朝。汉朝从刘邦开始,历代君主就有市井无赖的气息,为人做事的时候只讲手段,难得讲到品味和正规。比如刘邦见着儒家弟子,就把他们高高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撒尿。汉武帝的朝廷标新立异,大男人裸体穿着纱料上殿,居然大为欣赏。

尤其那时更没有后来的所谓道学理教,女子再婚,甚至私生子,都没有什么不光彩。比如汉人的绝世名将霍去病,一点都不隐瞒自己是私生子,并且是奴仆所生的私生子身份。所以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,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蛮族。

当然了,他们做这种事时同样的不正规,通常都用宫女代替。

唐朝,是一个胡汉难分的时代。李氏王朝的皇室血统里就带有胡人血脉,由此衍生出后来一次次地向异族求援,来平息国内叛乱。直到出现安禄山,胡人终于尾大不掉,挖出了唐朝覆灭的大坑。在这种心态下,他们不介意与异族人通婚。

何况他们的强者身份,也让通婚没有屈辱感。

但是宋朝不行,赵匡胤、赵光义虽然出身平民,但向往文化。礼教大防、汉本位思想,都在这时复苏。后来的程朱礼学能在宋朝发扬壮大,绝不是偶